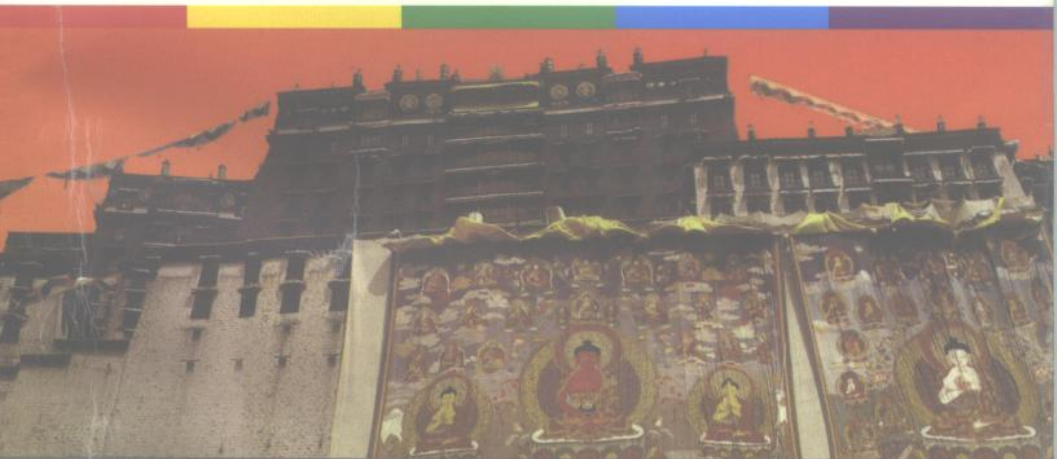




八思巴评传

王启龙 ● 著



八思巴是13世纪吐蕃名僧，他以渊博的佛学学识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积极推动吐蕃与中原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藏汉、藏蒙民族关系的发展，是元朝第一代国师、帝师。



DI 12/10

八思巴评传

王启龙 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图 亚

装帧设计:刘家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思巴评传/王启龙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5

ISBN 7-105-03114-X

I. 八… II. 王… III. 八思巴-评传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588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5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9.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序

王启龙博士现在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青年藏学学者。

1993年王启龙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系读博士，其间，师从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学习藏文及从事藏传佛教研究，1996年夏获文学博士学位。他现在清华大学主讲语言学类课程，从事藏学及语言学研究，并负责国外藏学研究译丛（一年一辑）的编辑出版工作。

王启龙博士写有《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为博士论文，已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同时在《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藏民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近年他写成专著《八思巴评传》，将原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加以扩充和深化。研究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关于八思巴的主要论著百余种，其中有：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载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的有关部分，以及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等；除此而外，王启龙博士也参阅了国外有关成果，对史尔弼、伯戴克等人的论著进行了研究。经过充分的准备，写出关于八思巴的评传，从家世传说、青少年时代、元朝国师、元朝帝师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书后附有作者对八思巴名著《彰所知论》所做的颇赋新意的探讨之文。都值得一读。

学术研究工作是要付出辛勤劳动的。对于学者来说，奉献出

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需要沉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不怕寂寞和冷遇，不慕时尚，不求速成，逐渐积累，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从王启龙博士平日治学态度来看，具有这样的素质，这是很难得的。仅从《八思巴评传·附篇：八思巴名著〈彰所知论〉诸问题考述》来看，对《彰所知论》藏、汉文本勘考，以及《彰所知论》史料来源探考，决非一朝一夕之功。王启龙博士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是：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八思巴在写《彰所知论》时依据的是多部佛教经论，其中包括他自己提到过的《集论》和《五蕴论》；但同时我们可以肯定，他在此论中的佛学理论方面主要是借鉴了《俱舍论》，这既体现了萨迦传承史上《俱舍论》的重要地位，又反映了八思巴对《俱舍论》的了解是何等的深入和娴熟！这里是短短几句话，可是要提炼出这样的观点，需要有大量资料作为佐证，而且是很难谈的佛教史料。不下功夫是不行的。

回想本世纪 20 年代，陈寅恪先生刚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讲述“佛经文学翻译”课，将语言学、佛教经典、中印文化诸方面综合起来，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对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研究有很深的影响。这样的传统不可丢。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祖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在一批有志投身人文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队伍正在形成。他们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加上逐渐积累而具有的扎实基础，到 21 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肯定会有大的发展；中国成为人文学术大国是大有希望的。我觉得王启龙博士将是这支学者队伍中的成员。本着这种心愿，我为王启龙博士的专著写下这篇小序。

张岂之

1998 年 3 月

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引 言

中华民族是历史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这个伟大而神奇的人类群体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古老悠久而又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史，其中藏族人民所创造的藏族历史文化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创造过程中，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人民都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同时涌现出了一批批作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们像闪烁的明星，永远在中华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放射出无尽的光辉，中华民族世代都会记住他们，他们的功勋和精神不朽！在这些耀眼的明星中，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人称“圣者”的八思巴帝师当算其中一颗。

屈指算来，八思巴示寂（1280）已经七百余年。但数百年来，人类并没有将他忘却；相反，他的声名越传越远，其事迹可谓遍布全球，国内外研究八思巴的著述难以数计。直到今天，每当人们提到西藏历史，提到西藏统一到祖国怀抱，提到藏传佛教史以及汉藏、蒙藏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等等，都不得不谈到八思巴。他的地位缘何如此重要、缘何为世人如此重视呢？

我们知道，在13世纪初叶，中国是一个极不统一的、多个民族地方政权并存的国家。当时大漠南北以及中原各地均处于人心不安、饱受战乱之苦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藏区亦然。自从朗达磨灭佛（842）起，数百年来一直处于地方僧俗权贵、封建领主割据而治、互不统属的混乱局面。可以说，西藏和中原各地民众都已饱受国家分裂、时局动荡之苦，都渴望和呼唤一个能够安生

立命、休养生息的和平统一时代；而此时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故而蒙古汗国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大有威震大漠南北、直逼中原各地、一统中华大地的不可逆转之势。

秉性特殊（人称“圣者”）的八思巴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生而成为萨迦派法定继承人），接受了特殊的教育（师从其伯父萨迦班智达），从而有了特殊的经历（1244年随萨班赴凉州并于1247年见阔端，从此与内地有了特殊关系），并在后来继承萨班事业完成了特殊的政治使命：在萨班联合阔端之后，继续联合忽必烈，并与之共同继承前辈事业，促成了西藏正式归顺大元帝国，尔后又代表元朝中央政府亲自领导和部署西藏地方施政，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再度统一这项伟业。可以说，客观上是时代造英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造就了八思巴这一杰出的人物；然而，除此而外，还与八思巴本人毕生不懈的主观努力和执著的追求分不开。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高度负责的情感，充满了对祖国和民族文化的无尽热爱，充满了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人间和平的热情呵护。这种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永恒的情感与高尚的精神理应得到人们的颂扬。

于是，在多数史家和学者笔下，八思巴这一人物形象自然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跃然纸上，成为人们传颂和敬仰的藏族名僧；不过，人们一般主要是着墨于其作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来陈说和描述。这样一来，当然就更宜于主要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八思巴，可以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已经非常丰富，相当深入，蔚为大观；但同时把八思巴作为一位学者来研究的著述则相对较少。而八思巴之所以能完成这样伟大的政治使命，是与其渊博的学识密切相关的，如果他 not 是一位大学者、一位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智者高僧，是很难实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的。

为此，我在学习和继承前辈学者和同行成果的基础上，撰成拙作，希望在叙述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八思巴的同时，尽可能勾画出学者八思巴的面貌，从而对其一生的历史功绩，对其生平与时代有个较为详尽和全面的了解。由于笔者学识疏浅，难免有错讹与不足之处，谨此殷切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正，以期今后进一步完善之。

目 录

序	张岂之
引言	1
一、家世传说	1
(一)款氏源流	1
(二)萨迦派的创立与崛起	8
附表 I:款氏先祖世系表(从裕仁至八思巴)	20
附表 II:萨迦款氏世系表	22
二、少年时代的八思巴	24
(一)八思巴生年小考	24
(二)诞生时的神奇传说	27
(三)八思巴的导师——萨班	33
(四)八思巴诞生前后的特殊历史时代	42
(1)蒙古的兴起与蒙古汗国的建立	43
(2)蒙藏关系的开创	45
(五)奔赴凉州	53
(1)蒙藏政治联合关系的缔结及其意义	53
(2)在凉州的生活和学习	65
附表:元朝帝系表	68
三、青年时代的八思巴:联合忽必烈	69
(一)蒙哥对吐蕃的经营	70

附录 I:《八思巴致涅塘巴·扎巴僧格请授比丘戒书》	74
附录 II:《法主示寂时八思巴致卫藏地区高僧大德书》	77
(二)八思巴与忽必烈的相识与联合	78
(1)结交忽必烈:1251 年还是 1253 年	78
(2)历史与机遇选择了博学而忠诚的八思巴	87
(三)取信于危难之中(1256 年—1257 年)	102
(四)释道辩论显奇才	110
四、1260 年—1269 年:元朝国师八思巴	119
(一)国师概说	121
(二)初驻北京	124
(1)圣职人员兼教育家	124
(2)致信西藏高僧大德	129
(3)协助建立吐蕃驿站	131
(4)获珍珠诏书、领总制院事	136
(三)初返萨迦	140
(1)返回途中的活动	140
(2)建立西藏行政体制	149
(3)修寺写经,潜心修习和弘扬佛法	163
(四)进献“八思巴字”	170
五、1270 年—1280 年:元朝帝师八思巴	180
(一)八思巴晋封帝师考述	180
附表:元朝帝师世系表	188
(二)佛事活动及其他	190
(1)佛事活动及其意义	190
(2)其他重要活动	199
(三)再返萨迦途中	202

(1)旅居临洮	202
(2)真金太子护送返赴萨迦	206
(3)坚守圣职,拥护中央	213
(四)返抵萨迦之后——圆寂	217
(1)举办曲弥法会和写译佛经文学	217
(2)确定萨迦派继承人	222
(3)平定贡噶桑波之乱	226
(4)帝师圆寂	231
附篇:八思巴名著《彰所知论》诸问题考述	235
小引	235
(一)西域译师沙罗巴(1259—1314)考述	237
(二)皇太子真金(1243—1285)生平考述	250
(三)《彰所知论》藏、汉文版本勘考	266
(四)《彰所知论》史料来源探考	275
主要参考文献	293
后记	307

一、家世传说

八思巴 (vphags - pa, 1235—1280)^①, 本名罗追坚赞 (blo - gros rgyas - mtshan), 其家世与吐蕃其他某些王族一样, 家族自身的人都把自己的祖源归之于天神下凡^②, 这是许多原始宗教传说中常见的“神人合一”观念, 对此不予详述。这里只就八思巴所诞生的款氏家族世系源流作一简短而明晰的描述。

(一) 款氏源流

关于八思巴的出身,《元史》卷202《释老传》曰:“帝师八思巴者,吐蕃萨斯嘉人,族款氏也。”“释源法主”法洪《帝师殿碑》亦曰:“师,萨思迦人,族款氏。”是说他出生于萨斯嘉(或

① 藏文里意为“圣者”、“圣贤”,是对帝师之尊称。在汉文史籍中对此名的译法各不相同:《元史》称“八思巴”,《佛祖历代通载》称“发合思巴”,《南村辍耕录》称“巴思八”,《拔思发行状》和《帝师殿碑》称“拔思发”,《蒙古源流》称“帕克巴”,《百丈清规》称“拔合斯八”,《元史本纪》称“八合思八”,《工艺传》称“八合斯”,《焚诸路道藏经碑》称“发合师”,《乞台萨里神道碑》称“八思马”,《七修类稿》为“八思麻”,《高僧传四集》称“发思八”等。在佛教典籍中,又称八思巴为“慧幢”,法号“慧幢吉祥贤”等,“吉祥贤”乃据藏文之意译。

② 《P. T. 1287 赞普传记》(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版,页157~161),《朗氏家族史》(大司徒·绛求坚赞著、贾拉·阿旺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20)等均有此类神奇传说。

称“萨思迦”等)地方的款氏(旧译“昆氏”)家族。

我们知道,藏族先民在远古时就以血缘为纽带,部落而居,散布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传说“神猴”和“岩魔女”相结合而生人类,其后裔逐步繁衍和分化,成为六大氏族(即六大姓),它们是斯(se)、穆(rmu或dmu)、冬(dong)、东(stong)四大族以及查(dbra)、楚(vdru)两族。^①有的史料记载,款氏家族属冬氏(dong)中的一支。^②但萨迦款氏本族认为并非如此,而认为其祖先系从天界下凡,征服了冬氏部落。于是有了如下神话般的传说:

先有天神朗拉三兄弟,长为吉仁,次为裕仁,幼为裕赛。由于下界人们请求其降临人间成为人主,幼弟裕赛即下凡作了人主,生有赛奇里四兄弟,与冬氏十八族大战时,得到裕仁下凡援助,大胜冬氏,并收为奴隶。尔后裕仁娶穆氏女典布为妻,生有玛桑七兄弟。其中六位兄长随父同回天界,唯有幼弟玛桑吉杰留在人间,取托拉沃钦之女托嘉乌嫫为妻,生子托察巴沃达;托察巴沃达娶龙女鲁佳札玛,生子鲁察达波沃坚(传说在他之前,历代皆居于虚空);鲁察达波沃坚娶孟娥萨·措玛杰,生子于雅(g'yav,意为岩石)和邦(spang,意为草地)之间,故名为雅邦杰(意为生在岩石和草地之间);雅邦杰看见森波迦仁茶麦之妻雅珠

① 《王统世系明鉴》,萨迦·索南坚赞著(成书于14世纪中叶),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0~43;《红史》,蔡巴·贡噶多吉著(成书于1363年),陈庆英、周润年合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9~30等处均有记载。

② 《安多政教史》藏文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页166载:Zi navi rus nibod la rus chen bzhi yod pavi ya ldong yin/de yang gnam ldong dgar po sa skya/nyi ldong ser bo zi na/ sa ldong gar bo gon ling du grangs shing/ mi phyed ldong dang/ ldong phyed zi na ser/ (西纳姓氏,源于西藏四大姓氏之一的董即“冬”氏。它又分为白色天董为萨迦,黄色日董为西纳,淡红色地董为郭冷。曾有如是说法:“人们的一半属董氏,董氏的一半属西纳”。)

丝丽玛容貌娇美，遂杀其夫而占之，生有一子。由于这是雅邦杰杀死森波强占其妻结下仇怨之后所生，故名款巴杰（vkhon - bar - skyes，意为在仇怨中出生），后称“款氏”（亦译“昆氏”）。①

大概这就是款氏的最初由来，款巴杰也就是款氏家族的始祖了。而据《汉藏史集》，款氏的先祖并非裕赛及其后人，“实际上的先祖是天神裕仁”，他曾下界帮助裕赛后代打败冬氏十八族。谈到款巴杰之父雅邦杰时，《汉藏史集》还说“他居住在叶茹襄西北方向高大美丽的山上，故此山被称为雅邦山”。叶茹是吐蕃王朝五大行政区“五茹”之一，“襄”即今日喀则专区南木林县，位于雅鲁藏布江北。这说明款氏家族认为他们的祖先从久远的古代起就活动于后藏一带。②

款巴杰娶妻赞萨嘉普珍，生有一子，英俊可爱，人称至宝，故名官巴杰贡达，迁居拉堆（今日喀则专区昂仁县、谢通门县辖地）的年孜一带。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为“桑耶之地虽具十善德，已被国王占据”（当时已是吐蕃王朝中期，即8世纪中叶），而“拉堆年寨塔之亚羌地方具足八善，遂据而居焉”。③

由此看来，萨迦款氏家族人已把自己的祖宗上溯到藏族历史

① 这在多种史籍中有载，内容大同小异，请阅：《萨迦世系史》，阿旺·贡噶索南著（成书于1629年），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合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5；《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成书于1434年），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93~194；《雅隆尊者教法史》，释迦仁钦德著（成书于1376年），汤池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82~83；《西藏王臣记》，第五世达赖喇嘛著（成书于1643年），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3年，页89等均有记载。第一种专门记录萨迦家族历史，颇受重视。其他各书可能来自同一传说。不同的是，《西藏王臣记》认为“玛桑七兄弟”是玉仁（即裕仁）的女儿牟衣布嫫和牟萨顿结婚所生，其他史料则认为是裕仁穆氏女典布之后代。

② 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14。

③ 《萨迦世系史》汉译本，页18。

上最辉煌的吐蕃王朝时期，这一显赫之望族自然而然地与吐蕃王朝联系起来了：

此尊者（即官巴杰贡达）被桑耶之法王赤松德赞看中，委任其为内大臣，财物十分富足，故称其为昆·贝波且，由此而得名昆氏家族。彼娶译师朗康巴之妹萨尼琼玛为妻，生有二子（原书误印为“三子”），长子名昆译师鲁易旺波松瓦，次子名昆·多杰仁波且。据《杰尊钦波萨钦之传记》记载，此译师为“七试人”^①中的三位青年贤者其中之一，即为昆·鲁易旺波。^②

汉文史籍中也有相应记载，王磐《拔思发行状》云：“初，土波有国师禅怛罗乞答，具大威力，累叶相传，其国王世师尊之，凡十七氏^③至萨师迦哇（即萨迦班智达），即师（八思巴）之伯父也。”法洪《帝师殿碑》云：“师萨思迦人，族款氏。祖朵栗赤，当吐蕃之盛，相其君伯西海，后十余世皆以学、德为国宗范。”《元史·释老传》则曰：“……相传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

① 史载 767 年，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落成，该寺主持者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派人到印度迎请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十二位高僧入藏，协助寂护开始试度西藏贵族青年出家。相传这次正式剃度出家者七人，称“七试人”或“七觉士”，七试人的具体名单，诸史记载有异，《汉藏史集》（页 194）称“年长的三人为达维·仁钦松、巴·意希松瓦达央、仁钦旺布松，年幼的三人为巴郭·毗卢遮那南巴朗泽松、昆·鲁易旺布松、藏·拉意旺布松，中间一人为朗空巴得哇谢巴松（亦作恩兰·得哇谢巴松）”。《西藏王统世系明鉴》（此处转引自《萨迦世系史》页 11 注④）说是“巴·贝扬（又称若特那，巴·桑布之子）、释迦札巴（秦·阿努之子）、贝茹杂那（巴郭·若那之子）、恩兰·杰瓦乔杨、玛·仁钦乔、昆·鲁易旺波、藏·来朱。”《红史》（页 33）说“有巴·塞朗、韦·赤谢桑希达、巴郭·毕诺扎那、恩兰·嘉哇却央、昆鲁易旺布达哇、阿扎仁钦却、藏勒朱等七试人出家”。

② 《萨迦世系史》汉译本，页 18。

③ “凡十七代”似指从裕仁或其子“玛桑七兄弟”中幼弟玛桑吉杰算起至萨班时止，约为十七代。若从“禅怛罗乞答（即昆·鲁易旺波）算起至萨班时止，也只有十二代左右。《元史·释老传》说得含糊些：十余世。

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

由《萨迦世系史》可知，曾担任吐蕃王朝内大臣的是官巴杰贡达，而《帝师殿碑》说“朵栗赤”“相其君伯西海”，《元史·释老传》说“朵栗赤”“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在吐蕃王朝中做官的是“朵栗赤”。《拔思发行状》则说“禅怛罗乞答”是“具大威力”之“国师”。官巴杰贡达、朵栗赤与禅怛罗乞答是何关系？就从为官于吐蕃王朝这个角度来说，官巴杰贡达好象就是朵栗赤，但这不太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两者在对音上相去甚远；二是汉文史籍中不但有朵栗赤，而且还有禅怛罗乞答。那么禅怛罗乞答就是朵栗赤^①吗？未必如此。

据藏族史料载，官巴杰贡达有二子，长子为昆·鲁易旺波（即“七试人”之一），次子为昆·多杰仁波且。^②有些专家认为，朵栗赤系藏文 Rdo - rje 之对音，即 Rdo - rje - rin - po - che（多杰仁波且）^③，而《汉藏史集》说昆·鲁易旺波（松瓦）的梵文名字为“那迦难达罗合乞塔”（Nagendra - raksita，旧译康龙尊护），可能《拔思发行状》所说“禅怛罗乞答”系此梵文的不完整译文。^④我们认为，上述看法较为合理。

① 萧希岩（节录注释）：《元明汉族史家笔下的八思巴》，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页92注⑥。

② 见《萨迦世系史》（页8~9），《汉藏史集》（页194~195），《雅隆尊者教法史》（页83）等。但又说昆·鲁易旺波四兄弟：长兄赤孜格勒，二兄策拉旺秋，鲁易旺波为三，幼弟名策珍，并说多杰仁波且是策珍之子。《红史》（页42）、《西藏王臣记》（页90）等持此观点。

③ 见日本学者稻叶正就《关于元代帝师的研究》，载《大谷大学研究年报》第17集，昭和四十年（1965）版，页85；野上俊静《元史释老传的研究》，昭和五十三年（1978）京都版，页6注④；中国学者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页7。

④ C. Bagchi “Chang so che lu (Jaeyā - prakasa - sastra), An Abhidharma work of Saskya - Pandita of Tibet,” in *Sino Indian Studies* (1947).

那么，为什么汉文史料不提官巴杰贡达，而只提其后代呢？恐怕这与作者的意图不同有关。萨迦派人着眼于将其祖先上溯得久远；而汉文史料着眼于萨迦人在宗教上于吐蕃王朝的功德，正如萨班及八思巴后来对蒙元皇室护持之功德一般。官巴杰贡达是吐蕃王朝之高官；而萨迦人在佛教上最早有显赫业绩的应该是其长子“七试人”之一的昆·鲁易旺波松瓦，晚一代。

上述三篇汉文史料中，王磐（1194—1286）的《拔思发行状》成书最早，大约在13世纪末叶1280年（八思巴卒）至1286年（王磐卒）之间；法洪《帝师殿碑》次之，写于14世纪上半叶（1320年左右）；《元史》则修于明代14世纪中叶稍后（1369—1370）。如果假定撰《元史》时参考了《帝师殿碑》而未沿袭《拔思发行状》也基本合于情理。再看三篇史籍内容可知，《拔思发行状》是说“国师”禅怛罗乞答，显然是指宗教领袖；后两篇“相其君”和“佐国主”之“朵栗赤”，是王室大臣。如果假定禅怛罗乞答就是朵栗赤，正如后来的八思巴那样，既是一教之主，又是朝廷命官，就不太可能。对此，除上文所述之理由^①外，我们还可看出，后两部史籍所说“朵栗赤”均说是师（八思巴）之“祖”（为官），而《拔思发行状》只言“国师……”；多数藏文史籍称鲁易旺波（即禅怛罗乞答）系“七试人”之一，未婚无子嗣，传宗接代的是其弟多杰仁波且（朵栗赤），萨迦后人真正的“祖宗”。

综合汉藏文史料情况可以看出，不但官巴杰贡达曾为吐蕃内大相，其长子鲁易旺波是“七试人”之一，次子多杰仁波且也做过吐蕃王朝大官。《拔思发行状》所载之“禅怛罗乞答”与《帝师殿碑》和《元史·释老传》所载之“朵栗赤”并非一个人，更可能是两兄弟。

^① 参看上页注③和注④所提示的内容。